



意大利西西里岛上的阿耳忒弥斯喷泉。

子，光明、预言、人类文明之神。他的姐姐、狩猎女神阿尔忒弥斯，在古希腊后期也被赋上了月亮神的意味。美国登月为什么用“阿波罗”这一代号，有各种说法。譬如有人认为，这意味着一种征服，而“嫦娥”作为代号有一种回家的温馨感。

不如看看文艺复兴以后西方文学作品中的—些月亮形象——

19世纪爱尔兰作家王尔德的悲剧《莎乐美》中，国王的仆人有这么一段话：“啊！月亮真邪门。好像女尸的手正要找裹尸布把自己蒙上。”

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中，罗密欧也曾极力贬低月亮，以衬托像太阳一样美丽得光彩照人的朱丽叶：“朱丽叶就是太阳！赶走那妒忌的月亮，她因为她的女弟子比她美得多，已经气得面色惨白了。”在《雅典的泰门》一剧中，莎士比亚干脆把月亮称为贼：“月亮是个无耻的贼，她的惨白的光辉是从太阳那儿偷来的。”

英国诗人雪莱在《宇宙的飘泊者》中写道：“告诉我，月亮，你脸色苍白而发灰，在天路历程中始终无家可归，要在什么样

的黑夜或白昼的深渊，你将寻到自己的安睡？”

法国诗人波德莱尔在《月亮的哀愁》中，将月亮比作自怨自艾的美人。“月亮奄奄一息地耽于昏厥状态，她的眼睛眺望那如同百花盛开，向着蓝天里袅袅上升的白色幻象。有时，当她感到懒洋洋无事可为，给地球上滴下一滴悄悄的眼泪……”

拉美诗人卢贡内斯曾把月亮称为“白色的孤独”。哈代在《当我动身去里昂乃斯》中写道：“当我动身去里昂乃斯，动身去百里之外的地方，月光点燃了我的孤独，树枝上挂满了白霜……”

倒是戴望舒翻译了道生的《Flos Lunae》，让人感觉到中西方在文化上也是可以有许多共通之处的。在全球化的今天，西方世界是否也能多了解些中国文化呢？譬如在对中国嫦娥五号采集月壤表示出高度兴趣的同时，多了解下嫦娥的知识？或者，也翻译两首戴望舒的诗？或者哪怕了解下，“望舒”，本是中国古代神话中，给月神驾车者，《离骚》中有这样的句子：“前望舒使先驱兮，后飞廉使奔属。”如果说月壤里包含有月球形成，以及与地球关系的密码，则中国文化同样包含了人类过去、现在生活的密码，能指引我们向未来……